



劉炫規杜持平

下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

曹伯負芻卒於師 襄十八年

注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負芻以成十四年卽位十五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
陵襄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
溴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爲
三劉炫以杜爲誤

按溴梁是大夫固矣然有稱諸侯之大夫者如僖十五
年牡邱之會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襄
三年雞澤之盟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餘姚邵



盟猶可言也。至諸侯皆在是，而直曰大夫盟，則政在大夫。君真若贅旒矣。於此而猶曰與某公同盟，不可言也。其不數宜也。十五年於戚，傳曰討曹成公也。下經云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其不數同盟亦宜也。若十七年盟柯陵，爲伐鄭也。曹伯在是，王臣在是，公及晉齊宋衛邾人咸在是，而曰不數成公之盟，豈可言耶？總之襄公之盟，宜去溴梁，成公之盟可去於戚，似覺斟酌盡善。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襄十八年

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疏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於雍門，又門於揚門，州綽門。

於東閭，既門其三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於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

按地名攷畧曰：防卽齊築長城之始也。蘇代曰：齊有長城，鉅防蓋戰國時七國皆有長城。齊城卽托始於此。水經注京相璠曰：防卽長城，平陰南有故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防門去平陰二里，防門之北有光里，亦名廣里。據此是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乃齊侯自守平陰之防耳。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正圍齊之事。杜以上一節解故經書圍非也。杜解補正曰：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則劉炫之言誠是也。

齊侯環卒。襄十九年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疏環以成十年卽位十五年國佐盟於戚十七年同盟於柯陵十八年崔杼於虛打襄三年世子光於雞澤五年世子光於戚九年世子光於戲十一年世子光於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按不數成公之世亦不可解國佐盟戚崔杼盟虛打猶可言也至同盟柯陵實屬魯成與齊靈安得謂非同盟乎襄五年戚盟不書經非不書也但書公會某某於戚不書盟耳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實其一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襄二十一年

注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疏劉炫云按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

按列女節義傳有梁節姑姊爲梁之婦人有魯義姑姊爲魯野之婦人且曰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又曰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祇是一人不聞其曰姑曰姊爲兩人也故杜解補正引邵氏寶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然則光伯之規杜洵不爽也

魯義姑姊稱云兄弟通辭也而二泉謂節姊尊之亦非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

注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疏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勳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謨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

按謨勳玩書文義自當作謨訓為是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蔡傳謨謂其謀言謂其訓即此謨訓也杜注姑就書解之故曰謀功其實下文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即承此謨訓兩字杜注謂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亦未免有意牽合孔以劉背傳文而規杜氏我以孔曲附杜氏拘於作疏之體也杜氏非也

夏邾界我來奔 襄二十三年

注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維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為釋例是集解非

按邾界我來奔杜謂與庶其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層駁難其言亦似有理然畢竟界我為何如人疎無着落春秋衰貶亦無所歸因思公羊於此傳亦有與此相

近之言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何休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徐彥疏引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爲得君臣之義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來奔皆以重地故書今此鼻我無三諫之善無盜土之惡直奔而已更無它義而得書見知以治近升平之故也升平謂國太平東京賦所謂治致升平之德義似多廓卻非光伯之言可比然昇我不知爲何如人於褒貶之義無所歸宿大略相同故牽合而論及之

此句無所釋字此公羊尤無謂何助公以乘明爲升平之世乃其善識之由說最爲通理與在傳家字不相符何以此其相同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襄二十三年

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

疏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杜氏

按荀林父之後爲中行氏荀首之後爲知氏襄十三年

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謂

知武子卽荀罃也是悼子生在襄公八年距此二十三

年年止十六不得有十七也故杜謂年十七而劉謂計

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此亦如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

至襄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蓋古人

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

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

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

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
此悼子之年亦猶是也是左杜者不必以十七爲非右
劉者不必以十六爲是凡以權之夏正周正之至當而
已矣

在周爲唐杜氏 襄二十四年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王滅唐遷之於
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
氏

疏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
魯縣此在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
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

乎

按唐有二周書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注唐荀
國名皆成王弟王會又云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
唐虞二公堯舜後也蓋地同而人異時異杜見國語周
語云杜伯射王於鄆韋昭注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又
晉語韋注云在周謂周武王之世豕韋自商之末改國
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之杜伯
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冬十月主師滅唐遷其民於杜
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劉累事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
氏在周封爲杜伯至宣王滅其國其子隰叔奔晉爲士
師生士薦薦生成伯缺缺生士會又晉語訾裕對范宣

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
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韋昭注隰叔杜伯之子違
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父子爲世謂士蔣生
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士會以上諸說皆足與杜注相
證明劉與杜違層層駁難恐未審諦

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

注以男女爲賂

疏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謂男女分別
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按此經下文方云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
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則男女以班自另行一句班謂男女分別劉謂與哀元
年男女以辨同是也班字書或作辨班辨一字男女分
班示晉以恐懼服罪與蔡人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大
意相同也杜以男女以班與賂聯文遂謂皆以男女爲
賂亦太不審察傳文矣

晉侯許之襄二十五年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疏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

按上文云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齊人以莊公說是晉之伐齊明在弑莊公前也又據上
弑莊公傳云崔子因是文以其聞伐晉也曰晉必將報

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聞是兩傳又相符合也晉之
伐齊既在弑莊公前則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聞
喪而退師宜也劉炫必以為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於
是解齊人以莊公說亦覺本頗費曲說矣

同盟於重丘齊成故也

襄二十五年

注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劉炫以為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按經書同盟杜以為齊侯亦同盟孔疏例之莊十六年
二十七年兩同盟於幽然兩盟幽皆經書齊侯且桓公
為盟主無不首列此重丘經固無文傳亦無文其見於
傳者惟曰慶封如師耳是光伯之言為有據也

先八邑 襄二十六年

注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

疏劉炫云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
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屈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
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

孔疏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
劉炫云云今知不然者邑之為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
為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土田不應更
以八个大邑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惟卿備百邑故杜
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
所出周禮稱四井為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

劉文規本抄平 卷四
得爲漸賜土田之義按邑與國同義故从口先王之制
尊卑有大小故从下杜得漸賜土田之義是也劉好與
杜違故有此駁難恐不如杜說之允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襄二十六年

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
也

疏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

按戚城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謂之戚田戚城西
北二十五里有懿城懿城與戚城同壤而戚城又有戚
田之名且文元年傳晉侯疆戚田八年晉歸匡戚之田
於衛此傳晉合諸侯於澶淵疆戚田戚之有田屢見於

傳同壤之地安見懿氏之必非田也故杜以爲取田六
十井而服虔謂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恐杜說多得
之光伯姑存其說可也

伯有賦鶉之賁賁 襄二十七年

注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
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疏伯有賦此詩者是有嫌君之意於是鄭簡公是穆公
之元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君以爲
非兄而規杜

按伯有與鄭簡公俱屬穆公之胄所謂鄭七穆者伯有

與焉伯有為良氏卽良霄簡公為穆公之元孫良霄為
穆公之曾孫詩言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原指公子頑為
惠公之兄惡頑之辭此直以君為良霄之兄則簡公非
良霄之兄也杜孫因詩成文故併言之是也兗伯卽以是規杜
殊屬拘泥

且觀優至於魚里 襄二十八年

注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疏劉炫以為國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
按傳言陳鮑之國人為優慶氏之士觀優至於魚里故
杜以為優在魚里士往觀之而劉炫謂國人從旁為優
引行以至魚里總之其地當近在宮門之外與下慶封

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杜注獄里名獄里政相近杜
注優在魚里自不若劉引行以至魚里為妥蓋陳鮑圍
人為優何必定在魚里引行以至於此耳亦以地近宮
門故也故趙子常左傳補注獨取光伯之說

衛侯術卒 襄二十九年

注四同盟

疏術以成十五年卽位其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十
八年於虛打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七年及孫林父
盟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二十七年於宋自前卽
位及後復歸凡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盟者誤
按杜云言與魯前君同盟幾次不數殊不可解襄五年

盟滅經不書不數以經不書同盟也七年林父是大夫
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最爲得之然謂惟四同盟究非確
解宜劉炫之規杜過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襄二十九年

注思而不貳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
音衰小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疏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
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
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爲服言是而
杜解錯謬

據服意大概自節南山下皆爲變小雅故曰其周德之
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杜以周德之衰衰與衰同說文
衰減也物漸減而漸少故訓爲小爾雅釋木舍人注小
少也論語八佾皇侃疏小者不大也服虔讀爲衰微之
衰故以爲幽厲之時孔仲達謂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
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意王朝時政兩下宗國臣工固
有所不必諱言况據傳云云實屬非正小雅事此非指
變小雅而何宜光伯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也

盛德之所同也

襄二十九年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疏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

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按盛德之所同周之先王不止一人以為耑指周頌亦可也否則謂商周同此盛德亦覺義到理足至謂魯頌所同則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商周以告神明魯用以燕樂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豈可相提並論劉光伯謂魯頌不得與商周同固宋元人之立說皆然而要為光伯之所創始開宋元人之說者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襄三十年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疏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

按降婁奎婁也爾雅釋天文杜言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七月五月據夏周大略時令而言而月令仲夏之月乃且危中季夏之月始且奎中者蓋歲差不同故月令之中星不與堯典同而三統元嘉中星又不與月令同也然則劉以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或亦歲差使然非徒細計之數與大略之數異也

取郵昭元年

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疏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為賈說是故又規杜云按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為易將卑師少乎

按取固易辭昭四年左傳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呂覽
長攻篇高誘注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是也然此昭元
年經祇稱取而傳實稱伐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
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則伐也為言大費事矣賈逵
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云傳言武子伐
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其說皆當而杜
必拘於書取言易之說襄十三年之傳固如此然未免
執一而不通矣楚錄案以取師為楚取魯邑此說春秋若之曲說左傳此下載趙孟請楚
之辭曰管仲嘗與鄭為日久矣其文甚明得去楚取字杜惡傳文意武子伐莒而云
吾代二子愍矣昭元年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
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疏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
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

按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而下列國諸臣羣相譏議俱
相承遞而來至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一言圍雖得國
猶將有難一言子皙背誕將為國難故齊國子曰吾代
二子愍矣言代伯州犁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也服
子慎之說自覺上下文義妥協故劉光伯亦以服義為
是而孔仲達必是杜而非劉亦一偏之說也

十一月己酉昭元年

注長麻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疏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按此邾敖之弑傳言十一月己酉下趙孟之卒傳言十
二月庚戌己酉與庚戌毗連己酉旣爲十二月六日則
庚戌卽爲十二月七日杜言十一月誤劉言十二月是
兩家謚合孔仲達以劉爲規杜竟不知規在何處當更
詳之

滕子原卒

昭三年

注襄二十五年盟重邱

疏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
爾以來襄五年盟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
九年於祝柯二十年於澶淵二十五年於重邱皆魯滕

俱在比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否
杜氏之意疑故指重邱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
公而規杜氏

按滕子原卽滕成公襄六年經滕子來朝卽滕成公也
先是五年有滕子會戚嗣後於戲於亳城北於祝柯於
澶淵於重邱至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經書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襄六年秋滕成公來朝
始朝公也昭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皆經傳有
明文無所用其疑義且杜世族明言滕成公是文公之
子成十六年經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傳言夏四月滕文
公卒是又經傳鑿鑿宜劉氏之規杜以爲皆是滕成公

無所用其疑義也。

西陸朝覲而出之 昭四年

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疏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

按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以今法言之，是驚蟄後三十日，政二月令月建卯而日在戌，卯與戌合也。逸周書時訓解云：春分之日，彗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是驚蟄後三十日之事也。三統書云：二月節日在奎。

五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元嘉書云：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春分日在奎七度，至季春三月，三統書云：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清明日在昴八度，元嘉書云：三月節日在婁六度，三月中日在胃九度，雖俱在西方，其星度迥不同也。劉以杜云夏三月奎始朝見，於杜卻無所見，然如劉言春分已見，復以夏三月奎始朝見，真屬非義，或所見本有誤也。

叔禽叔椒子羽 昭五年

注皆韓起庶子

疏劉炫以為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既無明證而妄規杜氏。

按孔仲達云皆韓起庶子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按高陽氏有仲容叔達高辛氏有叔獻季仲叔豹季狸周八士有叔夜叔夏書有康叔有號叔故古人往往以伯仲叔季爲兄弟長幼之稱大戴記本命白虎通五行子者孳也又三綱六紀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左傳九年傳杜注云子者繼父之詞也故子之稱事似兄弟其說似不可易光伯以爲韓起之族亦無明證不若從杜說於古訓尚足據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昭五年

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虎兄弟四人

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

按羊舌四族襄三年傳有羊舌赤杜注赤職之子伯華

襄十一年傳有叔肸杜注肸叔向也襄二十一年傳有

羊舌虎亦曰叔虎杜注羊舌虎叔向弟叔虎世本作季

夙卽叔虎亦曰叔鰲昭十三年傳有羊舌鮒亦曰叔鮒

又曰叔魚杜注鮒叔向弟此四族大抵皆職之子也服

虔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爲四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

已死別有季夙攷叔虎實死於襄二十一年先時實未

有死季夙叔虎或同時並有其人不可拘一而廢二光

伯謂叔虎已死別有季夙恐未諦也

因其十家九縣

昭五年

注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

疏劉炫以為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為十家按韓須為起之門子上韓須受命而使杜注已云然且云年雖幼已任出使是須年尚幼攷史記韓世家須作貞子云宣子卒子貞子代立索隱云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所云起之門子國語晉語育門子韋注門子大夫之適子引周禮曰其正室

皆謂之門子蓋韓須未嘗為卿而蚤卒而為正室之子故謂之門子或年尚幼不別更稱家耳但上文云韓賦七邑皆成縣也陸德明云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一人一邑明韓須有邑既有其邑自然稱家劉光伯謂韓須不得為家家不得稱縣以為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為十家而規杜恐未諦也

余又將殺段也

昭七年

注公孫段豐氏黨

疏劉炫云段即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按公孫段襄二十七年宋之會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二

子石從其一卽公孫段也蓋七穆後子豐之子故爲豐氏攷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卽位朝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及將會於鄆子駟相又不禮焉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卽此一事亦足見豐氏與駟氏之爲黨矣豐氏之見於傳者止三輩非父卽子非子卽孫卽豐卷亦施從兄以公孫段爲豐氏黨恐杜氏之誤光伯之規是也

陳侯溺卒

昭八年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於宋

疏劉炫云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於虢此不

數虢以杜爲上下自相反

按盟宋盟虢魯陳咸在其事一也但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於虢則無此文耳故孔仲達云盟於宋經有明文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然上年衛侯惡卒攷惡系襄三十年立立九年至昭七年卒其事與陳侯溺一同而杜注云元年大夫盟於虢豈不前後自相刺謬耶則光伯之規非無見也孔必以爲劉不尋杜意是亦拘於作疏之體矣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五

餘姚邵瑛學

逐楚而建陳也 昭九年

注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疏劉炫乃改逐為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
杜

按逐楚猶言去楚漢書五行志集注晉灼云競走日逐
易大畜釋文姚信注云逐逐疾並驅之貌故仲達謂光
伯改逐為遁其實非改也逐本有其義乃讀競走疾驅
之義耳遁易作遯遯卦王弼注遯之為義自內而之外
者也故曰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逐楚而建陳

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也。易遯卦釋文遯字又作
遂。詩雲漢釋文云遯本亦作遂。爾雅釋言釋文遯又作
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遯字。敘傳攜手
遂。秦應劭曰遂逃也。師古曰遂古遯字也。蓋惟遂係遯
之古字。點畫甚近。故遂遯遁往往互誤也。

宋公成卒 昭十年

注十一同盟也。

疏成以成十六年卽位十七年盟柯陵十八年虛打襄
三年雞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亳城北十五年
及向戌盟劉十六年溴梁十九年祝柯二十年澶淵二
十五年重邱二十七年於宋昭元年於虢皆魯宋俱在

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
盟於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

按虢盟不數殊不可解以盟劉為特盟亦不過獨與向

戌盟耳說春秋者謂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則隱

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桓元年公及鄭伯盟於越文

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皆是也又隱六年公會齊侯

盟於艾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七年公會邾

儀父盟於越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二十三年公

會齊侯盟於扈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於黃亦是也此

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於劉亦應

在此例蓋同盟所重重魯與本國之人耳有魯有宋何

爲特盟不數耶宜光伯并數之以規杜過也

朝有著定

昭十一年

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疏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

按著恐卽詩齊風俟我於著之著國語周語大夫士曰恪日著之著亦同故毛傳韋注並云門屏之間曰著曰箸又爾雅釋宮作宁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此朝有著定或本作朝有著校書者傍添宁字定宁筆畫相近遂成著定二字不知朝有著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合之上

下文自是著下斷無定字之確證光伯蓋亦見及此而姑不質言但日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孔仲達必曲爲回護非杜氏直臣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昭十一年

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疏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置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檀邑之大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

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偏弱昭公使以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於左拒卽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

按昭公莊公子卽公子忽隱三年傳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初見於傳桓十一年鄭莊公卒昭公奔衛其弟厲公立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復歸立厲公入於櫟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亶亦昭公弟也子元初見桓五年傳云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下云曼伯爲右拒杜注子元鄭公子曼伯檀伯此昭十一年注同下文又

云鄭京櫟實殺曼伯杜注厲公得櫟又并京孔疏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此皆此上下傳文之援證也惟是寘子元於櫟事無考厲公并京傳無其事則孔有明言卽劉光伯亦多疑詞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昭十二年

注高偃高侯子孫齊大夫

疏劉炫云杜譜以偃與鄰爲一亦云高侯子孫按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鄰非子孫也

莊九年傳管夷吾治於高侯杜注高侯齊卿高敬仲也僖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注高侯之子曰莊子傳無傾子而襄二十九年孔疏有之宣五年經齊

高固來逆叔姬亦稱高宣子襄六年傳高厚崔杼定其
田杜注高厚高固子高偃見此昭十二年經傳亦稱高
武子又襄二十九年經齊高止出奔北燕杜注止高厚
之子亦曰高子容傳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鄰彼孔疏引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
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子孫
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
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子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
誤也按鄰卽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
偃爲一人則偃爲子孫止爲子孫之子當不有誤傳謂
敬仲之曾孫曾孫或係孫之子以下之通稱亦未可知

詩維天之命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也凡經傳稱曾孫稱有道曾孫亦
是也

公子懋遂如晉

昭十二年

注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疏劉炫云杜以懋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
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
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懋故不書如晉

按此傳上文云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郟之役莒人愬於
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懋遂如晉是
懋本從公行下傳云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

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卽其事也下又云南蒯以費叛子仲還子仲卽懋也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如晉而還此春秋所以不書以無可書也及郊奔齊此春秋所以有公子懋出奔齊之書以及郊已入魯境所以書出也元凱光伯之論似俱失之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昭十二年

注淮水名坻山名

疏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

按陸氏釋文曰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濰

濰齊地水名下稱澗亦是齊國水也案澗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旣非齊人不應遠舉濰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孔氏正義曰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儀河斃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說文淮从水佳聲濰从水維聲維从糸佳聲則維濰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濰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鄘柏舟以證亦非綌从谷聲斃从畢聲何不要

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莪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如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配淮也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昭十二年

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疏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樂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

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減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卽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

按劉光伯之說孔仲達嘗反覆辨之意在護杜展轉支離末言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安知昔之沾縣非卽今之

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故既滅肥國復從此襲鼓
取之則依然折而入於劉矣蓋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
昔陽之後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計其乖於襲鼓之
傳至於沾縣昔陽之說必有所本當是承襲舊訁失在
前人也今按漢書地理志鉅鹿郡下曲陽注應劭曰荀
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後漢郡國志則云曲陽有
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與鼓亦有微分水
經注曰白渠枝水自肥纍東經昔陽城南世謂之直陽
城非也卽鼓聚矣皆同劉說當從之杜解補正亦曰昔
陽亭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劉炫
之辨甚明

僕析父從

昭十二年

注楚大夫

疏劉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不與革語
張本以規杜

按上云執鞭以出下云僕析父從釋文云從才用反自
應以從字爲句說文辵隨行也公羊隱八年傳稱人則
從不疑也何休注從者隨從也是也劉光伯謂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子革語張本此固好異
之過然亦從楚世家來世家靈王言求鼎以爲分其子
我乎下系以析父對曰云云靈王言諸侯畏我乎對曰
畏哉下系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本是右尹子

革而云析父故索隱亦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
史蓋誤也正義亦曰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大史公云
析父誤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嘆也既有此一
對一讚自必析父與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二
人並在故劉光伯以從字連右尹子革夕爲句爲下伏
脈也孔穎達但以爲劉妄規杜過不原其所以然過矣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昭十二年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

疏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
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
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

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
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以規杜過

按陳蔡不羹左傳明言四國而楚語言三國韋昭注今

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史記楚
世家注引韋注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
義引括地志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
志云此西不羹者也按地理志卽漢志彼潁川郡下云
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與楚世家所引韋注正
同又後漢郡國志潁川郡下云襄城有西不羹劉昭注
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又云定陵有東不羹劉昭注引杜
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引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

出文水經注汝水篇云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勤勞省闔增封侯國
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卽此亭也然則不羹有東西
兩處諸書皆同東觀記雖不云東不羹然有西不羹自
然有東不羹况有諸書可證可無疑也是則左傳陳蔡
不羹稱四國實因不羹兼二之故不必以楚語言三國
古四字積畫誤四爲三曲爲彌縫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昭十三年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
書四月誤

疏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按上經注云靈王實以
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
杜非

按春秋經夏四月公子比歸國之月也比歸而王弒沒
其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曰楚公子比自晉歸於
楚弒其君虔於乾谿見比以篡逆歸也夏五月癸亥王
弒之日也癸亥之日實在下文乙卯丙辰之後據杜謂
五月二十六日則乙卯丙辰當是二十九兩日傳先
言癸亥王縊殊不可解豈後兩月之乙卯丙辰耶然於
文法又不似當存以俟考

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昭十三年

注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故
百事不成

疏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
禮威所致則經序其明傳既言不明棄其自然當云不
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今杜云不明棄威不威棄
禮無禮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
按孔疏云杜以不明棄其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
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其業
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相為表裡非是違傳今詳孔
說是也百事不終杜解百事不成國語周語故高朗令
終韋注終猶成也訓正如此其實事卒為終終猶卒竟

耳事竟乃成也不明棄其近承禮威百事不終統結上
文義旨甚為周密光伯似屬拘泥

猶義也夫

昭十四年

注三罪維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
重疑之

疏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

按也夫二字往往多是流連詠歎之詞有贊無貶况中
間述三言云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熟
翫字句詞氣亦屬有褒無貶而杜以為疑詞且云以直

傷義竊謂直中有病多出自後人尺聖人口中殊無此
意劉光伯謂直則是義是也韓非子解老云所謂直者
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雖非聖人之言卻得此處聖
人之旨

受賑歸賑

昭十六年

注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
皆社之戎祭也

疏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賑亦祭廟之肉以規
杜氏

按賑先儒舊說大概以爲宜社之肉故左閔二年傳成
十二年傳國語晉語皆曰受賑於社而周禮大宗伯以

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賑膳社稷宗廟之肉則賑
爲社稷肉膳爲宗廟肉五經異義引左氏說賑社祭之
肉漢書五行志引服虔賑祭社之肉也諸說皆同惟劉
光伯以爲賑亦祭廟之肉宜孔仲達謂文無所出故違
傳證以破先儒也

許不專於楚

昭十八年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疏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
楚當以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按杜云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祇據下文許曰余舊國
也而言其實事楚之專心與否何關舊國至杜謂許先

鄭封是以許爲太岳之裔伯夷之後故不肖專心更無情理若如成十五年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於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則許與鄭稍遠而與楚愈近更宜專心事楚其所以不能者總緣鄭方有命政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光伯之言是也

及師至則投諸外

昭十九年

注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疏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
按杜以婦人隨之而出劉以爲婦人不出詳上下文似投諸外祇是繩投城外或獻諸子占亦卽此繩獻故曰

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見以此婦人獻諸子占也劉意蓋亦如此杜必以爲隨之而出亦未見有確證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

昭二十年

注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疏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旣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於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旣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一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孔謂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其說甚通蓋左氏采衆記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傳自丙辰至丁巳祇是一日有多少事迹多少經歷必非一日所能行自是日誤故光伯有此言孔仲達謂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似屬牽率不可爲訓

七音

昭二十年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主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疏劉炫云杜旣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

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

按陸氏音義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賈逵注周語周有七音爲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所不及也杜謂武王伐紂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似亦有理劉必以違國語之文爲杜說謬未免失之太拘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昭二十一年

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

疏劉炫云按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按牢即太牢少牢之牢牛羊豕三牲曰太牢羊豕二牲曰少牢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謂太牢也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但掌客牢禮自統上下言之不獨諸侯相聘此傳明云晉士鞅來聘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自當據聘禮言之禮云君使卿韋弁

歸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禮有明文鮑國禮當五牢茲已加二牢為七牢而士鞅猶以為卑晉更加四牢為十一牢徒為宗國不能守禮甚矣此光伯據聘禮以規杜之意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昭二十三年

注不書楚楚不戰也

疏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

按傳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謀而從之三

國奔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戰敗而奔楚師方懼不及成陳望風而奔也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皆道其實也而服虔謂不書楚楚諱敗不告似非言道其實而光伯遵之未免不顧傳文而好與杜異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昭二十三年

注自京入尹氏之邑

疏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

按上年景王崩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作亂黨多敗死子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爲子朝所敗也閏月王師軍於京楚辛丑

伐京毀其西南爲子朝所在故伐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鄴潰王使告間庚戌還注言子朝敗故然傳究無明文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以見於傳者言之自當自京入尹故杜注云然劉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規杜然傳無明文未敢遽信也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昭二十三年

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疏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亡皆爲滅公羊

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日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

按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輕之也如乘其不備而適得之亦輕之也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君亦稱獲所謂生得曰獲也左氏傳曰曰滅曰獲君臣之辭也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至滅譚滅許滅文在上胡子沈子滅文在下則君存滅文在上國存君死滅文在下孔氏之言或得之

同德度義

昭二十四年

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疏劉炫云按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莫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按同德度義正義謂尚書泰誓文據傳直莫宏語起下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義杜注謂今太誓無此語至解同德度義則謂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與孔安國所云德鈞則秉義者彊違則杜原不見古文亦不見有安國傳也德鈞則

秉義者彊劉謂莫宏此言取彼為說必其與彼德同乃
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即引秦誓而勸其
務德光伯之言是也今本皆無此語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昭二十四年

注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

疏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為夷狄之人者案

四年傳曰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為義其

意俱通劉炫以杜為過而規其短

按以夷人為夷狄之人此最無理若然則紂率其旅若

林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豈皆四夷之人耶且如書堯典

厥民夷左昭十七年傳夷民者也將為四夷之民耶惟

夷為平故到處皆通即此夷人孔傳夷人謂平人平人

凡人也凡無常數之言故曰億兆夷人猶云無數平民

也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人億萬

而億兆心離德莫此為甚而杜必以夷狄之人言之宜

光伯之規之也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昭二十五年

注新宮逸詩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

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疏劉炫以為昭子賦車轄不為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姻

之事而規杜過

按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

篇也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管謂
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知新宮爲小雅
逸篇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車轄今詩作車牽廣州詩
故曰案說文牽鍵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聲也車鍵而
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其詩曰間關車之牽兮
宋思變季女逝兮又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覲爾新
昏以慰我心翫其詞句自是逆女非爲別事故劉光伯
以新宮非昏姻之事恐或然謂車轄不爲逆女則未必
然也詩序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杜注昭子將爲季
孫迎宋公女因賦車轄似無可疑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昭二十五年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疏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

孔疏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

兄弟昏媾姻婭以象天明若衆星之共北辰故知天明

日月星辰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

臣上下以則地義則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

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

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

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按如劉意匪特傳中爲刑

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

天之生殖長育所當具載卽父子兄弟姊妹甥舅婚媾

姻亞以象天明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亦所不當遺然
杜祇注天明德性四字則日月星辰天之明高下剛柔
地之性兩句已足劉以此規杜之過殊屬好事

齊侯圍鄆 昭二十五年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之辭以天
疏劉炫以為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
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
按圍鄆取鄆經傳相違二十五年十有二月經書齊侯
取鄆傳言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
庚申方言齊侯取鄆於是此圍鄆注云不書圍鄆人自
服不成圍為經書取言之也劉光伯因謂此時圍鄆而

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即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然
如此則經轉非據實之書傳言反足據也二十六年疏
引服虔曰往言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
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為是則劉前後之論同而
且本服虔以此規杜當非無見也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昭二十六年

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
書王入在前傳有告於諸侯之語故以為王告入在前
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

按是年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

尺十一月辛酉王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
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召伯逆王於尺及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
盟於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
侯云云是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後也據春秋經則朝
奔在後王入在前或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據所告
之前後書也○按莊宮已兩見昭二十二年杜云在王
城王入成周又入莊宮則敬王已入王城矣三十二年
書城成周蓋子朝雖棄王城奔楚餘黨尚多故王不居
王城而畱居成周成周卽書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
先儒以爲今洛陽者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既

成分正東郊是也至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昭二十六年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疏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
乃告諸侯二注不同將爲杜失

按據經子朝奔楚在敬王入成周後而論傳則子朝奔
楚實在王入成周前一紀十一月辛酉一紀癸酉相距
十二日至十二月癸未又相距十日王入於莊宮始王
子朝使告於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光伯
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言理固當有之然傳祇
言子朝告於諸侯不言王告諸侯恐傳爲得其實也

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昭二十六年

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於彘

疏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按論語入佞是可忍也皇疏忍猶容耐也文選東京賦百姓弗能忍薛注忍堪也然則凡云忍者詩桑柔所謂忍心毛傳所謂有忍爲惡之心弗忍者其凶暴不堪忍

也此上文云至於厲王王心戾虐則萬民弗忍實不能忍王之虐也史記周本紀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誦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誦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乃不敢言國語周語並同則光伯所謂不能忍王之虐有明證也而杜以爲不忍害王舛矣旣不忍害王何以厲王之末周人復流王於彘乎流者放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流其君之事而出於不忍害王之民更舛矣本傳易流爲居以出於子朝之文耳孔疏乃謂居王於彘是以禮居處厲王於彘亦太不審察矣韋昭曰彘晉地漢爲彘縣

雖詐罔以告諸侯轉謂劉單為矯誣亦不能出諸口故
矯誣先王斷宜泛指先世之王必不可指景王莫謂持
論之過也意欲深子即國猶已當立和猛不當立劉單矯誣景王之命以立之故云矯誣先王所指景王非瑞者有所當也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昭二十七年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
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疏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
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
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處
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按翫上文子家之言齊侯非實欲饗公不過欲安置魯
公齊侯自得安於別室不在坐耳觀下文請使重見則
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
豈容遽出也事理顯然總是卑公之甚慢公之甚不必
引燕禮為請賓使自安請魯侯使自安服義云何杜義
云何也即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
皆對曰諾敢不安豈非皆饗臣下之禮卑公慢公之甚
乎大概劉義之勝於杜者不可遽數而於此傳杜義為
勝不庸沒也

木正曰句芒 昭二十九年

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疏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
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
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
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以規杜

按白虎通五行篇云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
爲言萌也太平御覽卷十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
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曲而芒角因用爲官名且句
芒者總言萬物句芒不專指木也但木比萬物芒角爲
甚耳故白虎通及禮記義宗渾言物杜獨言木以經云
木正自當就木言之以此規杜殊屬多事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昭二十九年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疏劉炫以爲烈山氏卽神農非諸侯而規杜

按烈山卽厲山聲之通轉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
山或曰有烈山氏國語魯語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韋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
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祭法魯語旣云有天下則烈
山氏自是天子鄭韋二注又云炎帝之號攷之帝王世
紀等皆同則劉光伯謂烈山氏卽神農是也元凱謂神
農世諸侯說者強通之謂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
比之帝堯初封唐侯然則堯亦可稱陶唐世諸侯乎亦

可以信其不然矣祭法既曰其子曰農魯語又曰其子曰柱者蓋柱人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為稷也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昭三十二年

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疏劉炫以為崇文王之教以規杜

按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書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又君陳篇云命汝尹茲東郊又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又曰懋昭周公之訓皆所以崇文德亦所以崇文教也禮記內則降德於眾兆民鄭注德猶教也月令布德和令鄭注德謂善教也是崇文德崇文教其義一也文猶美也書禹謨帝乃誕

敷文德禹貢三百里揆文教皆此旨也而杜以為崇文王之德劉以為崇文王之教雖武周之政治未嘗非文王之德教然傳實但言文德而杜即以為文王之德似失之拘劉規以文王之教亦覺無謂而田於大陸焚焉

定元年

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疏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

按此大陸杜元凱謂即汲郡吳澤非禹貢冀州大陸是也惟杜引爾雅謂廣平曰陸今爾雅無此文惟史記孝武帝紀河溢皋陸以及漢書郊祀志河溢皋陸師古注

有廣平曰陸之文耳不知其果屬爾雅否也故光伯以爲高平曰陸則文實出爾雅釋地李巡舊注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說文亦曰陸高平地至廣平名目則其上文云廣平曰原舍人曰廣平謂土寬而平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者名之曰原此詩大雅所謂周原禮記月令所謂原野與高平曰陸迥異杜氏誤宜光伯之規之也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定四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疏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昭八年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注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公卽此陳侯吳也是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三年傳平王卽位復封陳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惠公立二十四年至此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卒六月葬禮諸侯五月而葬死月葬月皆通數之諸多可據此春秋經六月葬陳惠公具有明文則陳侯卒在二月至六月正合五月之數杜以癸巳係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雖據長麻算法可憑然理實劉爲確公及諸侯盟於皋鼬

定四年

注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疏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按襄二十五年盟

重邱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按春秋有會盟同處者如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於葵邱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是也至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云云於平邱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邱下書公不與盟以公見辭諱恥宜不復稱公也有會盟異處者如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云云於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邱此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云云於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鼬統同處異處前後核之惟此復稱公故杜以為說劉以為疑說者謂昭公庸懦權出季氏終昭公之世惟既

逐居鄆季氏不知得一與齊侯盟於鄆陵定公方立四年季氏固存而臯鼬之盟意如不敢抗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故既書公會又復書公及諸侯盟於臯鼬理或然也

社稷不動 定四年

注社稷動謂國遷

疏劉炫以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

按此傳云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下文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是社稷動明是軍行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禮記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周禮小

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皆是也諸多言社不言稷者封人鄭注云稷社之細也故經傳言社稷往往卽以社該之蓋社土神稷穀神言社而土穀之神該之矣杜以社稷動爲國遷劉以爲軍行竊謂尋繹傳文劉說爲近杜泥社稷並言故謂國遷據傳意劉說爲是

大雩 定七年

注過也

疏按賈逵云旱也劉以賈言規杜

按春秋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皆旱甚也而杜注兩言過過猶甚也謂太過也過則爲災故以過言旱卽以過言再雩穀梁僖十一年傳云

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定元年傳云雩者爲旱求者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是則常雩或但稱雩雩而不得則有大雩至再書大雩則過甚矣凡言雩者皆吁嗟求雨之聲非時當急需不出此至吁嗟求之而無益又大盛樂以求之如此而又無益豈非過乎此杜意也而賈但以爲旱劉卽以賈言規杜若以杜不知爲旱失之

公會晉師於瓦 定八年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疏劉炫云按宣元年公會晉師於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

禮不敵公略稱師乎

按卿不書以經與傳但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也杜遂謂禮不敵公故史略卿而稱師攷春秋一書以大夫列數於諸侯之下者不可殫述姑卽以會盟之事言如文十四年盟新城有晉趙盾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皆卿也禮不敵公而春秋何以不略耶則杜於宣元年注謂趙盾稱師取於師會劉亦以此師會故稱師恐不誤也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定九年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

按杜劉之說義可兩通蓋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與齊釋怨相平定十年春及齊平是也而魯又與晉親上年會瓦執羔執雁其事尙新但以次告不以伐告情固然也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者兵舍止之名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伐者聲罪致討之謂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尙彊固未敢言伐且晉久爲盟主而聲罪致討亦名之所不敢居惟有告次而已僖元年穀梁傳云言次非救也此亦當云言次非伐也言齊侯衛侯於晉五氏之地一止息而已矣

此告次之意也亦春秋書次於五氏之意也

得用焉曰獲定九年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疏劉炫以為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為器之物謂之

為獲若麟之皮角之屬

按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上句是解得寶玉大

弓下句是泛解經之書獲者如獲菖絮獲宋華元獲陳

夏鬻西狩獲麟之類杜所謂麟為田獲俘為戰獲也但

杜謂用器物以有獲意以為田自有田器為戰自有戰

器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為獲劉則以為得此可

用為器之物謂之為獲若麟之皮角之屬按麟為大角

獸孝經援神契等嘗言之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

為之長大戴記易本命又言之又禮記禮運孔疏引廣

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為大角之獸是麟之毛角固足珍

也光伯之言較勝元凱之說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定九年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疏劉炫云按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

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為帥則人無

不識何故云哲憤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

且書若為帥被晉師之敗何故君以為功而更受賞乎

按東郭氏齊公族出自桓公桓公四世孫曰東郭偃書

卽非其子亦其後人襄二十五年傳云臣出自桓是也
傳又云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
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杜注爲已娶也觀此其爲崔氏
家臣雖公族而非世卿可知傳云其帥又賤似也但帥
之爲書與否或別有人爲帥疑不能定光伯層層駁難
殊有情理恐杜亦心折也

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耶氏

定十三年

注垂葭改名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

疏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
地二名

據傳意凡言實者俱是舊名昭九年傳楚公子棄疾遷

許於夷實城父杜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十八
年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注於傳時白
羽改爲析是夷與析皆新改之名城父白羽乃舊名也
此耶氏垂葭當亦同之故春秋書法並同皆以舊名爲
主也惟定十年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注夾谷
卽祝其不云新舊名改而春秋亦書公會齊侯於夾谷
不云祝其則地或本無新舊之異不必以舊名爲重地
有二名隨便稱之皆可後漢郡國志曰東海郡祝其有
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水經注云游水北逕祝其
故城西縣東有夾口浦則祝其乃縣名夾谷乃地名地
以水得名耳觀夾谷而城父白羽耶氏可知矣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
伐晉取棘蒲哀元年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狄帥賤
故不書

疏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
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

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衆故稱師衛將尊師少
故云孔圉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

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並
得通也

按上經書齊侯衛侯伐晉此傳言齊衛會乾侯救范氏

始言師及齊衛鮮虞伐晉又添出魯與鮮虞故杜解之

曰魯師不書非公命也鮮虞狄帥賤故不書以鮮虞白

狄別種故曰鮮虞狄劉光伯曰後伐四國並皆不書非

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

皆不告據劉意齊衛伐晉之後更有四國同伐經以不

告不書未知得當否也棘蒲杜無注攷漢書文帝紀有

棘蒲侯柴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有棘蒲侯陳武然

注家亦不言其地之所在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哀二年

注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

據此哀二年經及邾子盟於句繹杜注句繹邾地是明爲邾也哀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注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是又爲小邾地也按小邾國於邾莊五年邾黎來來朝杜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卽小邾地也又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杜注東海昌慮縣是與邾城同在昌慮蓋邾地本不大而小邾更褊小故動涉邾城幾於不能分界邾城與濫特其一端句繹蓋亦猶是故杜謂邾地劉謂小邾地細爲分晰疆域固當光伯爲正也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哀六年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疏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退還是好退而還以規杜

按昭王之將救陳以平王與陳有盟而吳屢伐之不可以不救故師於城父以救之然楚於定四年已爲吳敗於柏舉殊有戒心故未進而先卜卜戰謂前進以決勝也卜退謂退師以避敵也在救陳之意原止有進而無退然卜戰旣不吉祇有卜退卜退又不吉則進退途窮故曰然則死也言死以決其必前進而無退避也故曰其死讐乎下傳云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卜戰卜退不吉之占驗矣死讐之言亦驗矣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哀八年

注鄆人教吳必可克

國人懼 哀八年

注國人懼其為內應

疏劉炫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按翫傳文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句克之句是實克武城非鄆人教吳必可克為懸許之辭光伯之言是也吳既克武城而吳大夫王犯又適奔魯為武城宰與武城人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外援內應吳得援之以為魯害誠可懼也故光伯曰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而杜必以上克之是鄆人教吳之語於是讀傳文者至此多覺不愜皆

杜拘於謂語吳人云云之過也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哀八年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疏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文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

按負載之載兩讀釋文載如字是載書也或音戴是背負器物也光伯謂載書未有單稱載者然如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是載書稱載周禮有明文也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亦是然則負載爲負載書亦無不可至謂載書數簡之
文何須負之然禮記深衣云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與踝
不過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耳而亦言負豈真負任儻
何之謂哉光伯亦太拘矣萊門魯郭門見上六年杜注
故杜云將欲出盟劉云何由復出魯國蓋吳人行成實
在郭門外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哀十二年

注孔子始老故爲弔也

疏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諫之子貢譏云生不
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
仲尼仕於哀公杜焉得云孔子始老乎

按史記世家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至十一年
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魯
哀公有問政之言世家又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孔叢子記問亦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
卒不能用此卽光伯所云世家及諸書無謂仲尼仕於
哀公之証也故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卒哀公諫之子
貢有生不能用之譏此昭夫人卒孔子與弔杜謂孔子
始老故與弔此不放之言也。又此傳十一年亦有魯
人以幣召孔子歸魯之事孔疏引世家云季康子使公
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譌逐字爲使字亦非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哀十二年

注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疏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按此下經云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岳傳云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贗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

逃歸遂取宋師於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六邑卽上宋鄭之間隙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也則劉光伯

謂傳說當時事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洵不誣也杜謂此事經本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

下恐邱明之意亦欲與下經傳相接故不與別處紀載

齊同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哀十三年

注二臣鞅與寅

疏劉炫以爲吳晉二臣

按說上下傳文杜鞅寅之說爲長蓋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則二臣自當屬鞅寅况下文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又皆是鞅寅自謂鞅並不其吳臣對論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仲達之論是也光伯之言失之

逢澤有介麋焉 哀十四年

注介大也

疏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

按方言卷六云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注引傳曰逢澤有介麋又昭十四年左傳收介特杜注介特單特民也國語吳語一介嫡女一介嫡男韋注一介一人是皆光伯以介麋爲一麋之義也而杜以介爲大攷麋無甚大者爾雅翼所謂大者不過三二十斤稱大麋聊藉是以動人聽聞無關義要也

孔某卒

哀十六年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

疏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攷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上大夫曰卿是孔子之爲卿斷無可疑但已告老去位耳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鄭注卒終也孔疏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曲禮又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是孔子雖已告老去位不爲大夫而年已七十四德行爲百世師亦當遵曲禮壽老曰卒之訓從大夫之稱曰卒故杜注云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確不可易

也况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
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不曰孔某卒而何哉
光伯猶以爲規過矣

衡流而方羊裔焉 哀十七年

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

疏劉炫以爲卜絲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
讀之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方羊縱恣之狀而
規杜過

按衛地北走燕南拒鄭東接齊西鄰晉而此所謂大國
則晉是也南陽爲衛邊地在衛之西境與晉接界故此
絲辭曰裔焉大國方言卷十二郭注云邊地爲裔謂其

邊於大國也下傳云晉復伐衛入其郭衛人出莊公而
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所謂裔焉大國滅之
將亡也下傳又云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
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所謂闔門塞實乃自後踰也則光
伯謂裔焉二字宜向下讀是也方羊猶言徜徉廣雅釋
訓云徜徉戲蕩也又楚辭惜誓云託回飈虐尚羊王逸
注尚羊遊戲也亦是

武伯曰然則穢也 哀十七年

注郇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
伯自以爲可執

疏劉炫以爲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按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執牛耳周禮戎右所謂贊牛耳康成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尸猶主也尸盟卽是小國也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也涖臨視也臨涖其事飭以法度尊者之所爲故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何休注言涖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是尊者之事也故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禮之常也此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吳姑曹發陽則衛石魍吳爲大國衛爲小國準其小大魯衛相同故武伯曰然則斲也然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耳總不可易則吳是涖牛耳者不能混而同之也

杜以爲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則非矣執牛耳三字傳義大概舉單以見雙故鄭澤之盟衛人請執牛耳杜注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失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此蒙盟武伯問諸侯盟誰執牛耳杜注執牛耳尸盟者言涖盟而尸盟者可見言尸盟而涖盟者可見惟以吳衛俱是尸盟故誤以爲據時執者無常似忽爾大國忽爾小國宜光伯以小國恒執牛耳規之斯不易之論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哀十九年

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莫宏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遷子

疏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

按昭二十二年傳十一月己丑敬王卽位杜注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勾二十三年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葺宏謂劉文公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注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此傳云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是敬王之崩在哀十九年在敬王則四十四年也而史記周本紀則謂四十二年敬王崩十二諸侯年表又謂四十三年敬王崩杜世族譜亦謂敬王崩在四十二年其中必有一誤惟周本紀注徐廣引皇甫謐敬王四十四年崩此左傳疏引帝王世紀敬王

三十九年春秋已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差得其實而光伯似以史記爲正則依本紀當四十二年敬王崩若依年表則四十三年敬王崩終莫能攷其實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六終

